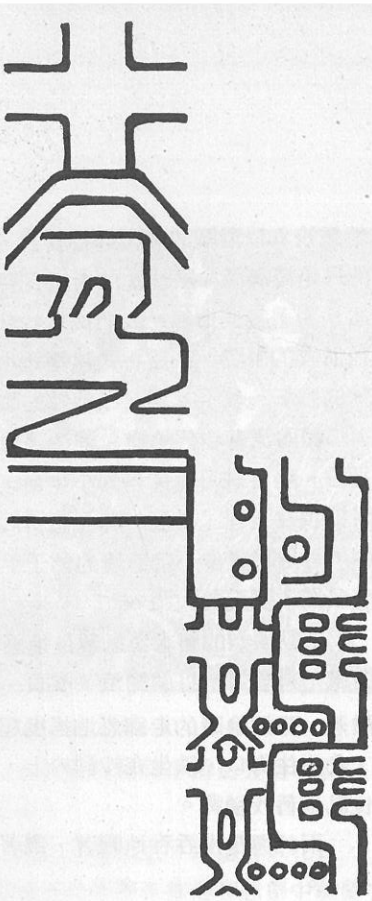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田田

七千多個日子以前，我媽創造了我，
二十年後寒流季節裏我扼殺了我所創造的。

西伯利亞寒流慌慌張張地循流而下，拖來了清晨攝氏八度。淒風苦雨從破穹破蒼的裂縫揮灑而下，陰晦的天抹上低黯的雲，牽惹出我緊縮的心一團團的零亂。陰濕、冷清應合著二顆發黴的心，我將手插入他大衣口袋內，他扶著我，二人默默地走向火車站，走向二人堅持再堅持而後妥協再退讓之地。

火車慢慢地駛動　吐出一口口的煙氣，就像那一晚二人的喘息聲，駛出月臺，投向郊外，奔往古城。

窗外，樹和野草的頭髮全濕透了。

西伯利亞寒流甩來的寒雨仍一滴滴繼續抖落著。

「小珊，你怕不怕？」他遞給我顆酸梅。

我搖搖頭然後把酸梅塞入口中，我不願讓他擔心。

他掀動嘴唇挑成一弧曲線，悽然地衝著我笑，那是種令人心悸而不屬於他這種年紀的笑，那一彎曲線把我的心猛烈地絞緊揉碎。這一切心靈的摧折都不應屬於我們的，那種笑也不應在他的嘴角勾起。認識他是在迎新酒會上，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像他那樣地看、笑、坐、走，那麼自如、高尚、節制、坦率、純樸。他手指上每一個骨節都含著智慧，它們說話、呼吸，閃射著眞理，我在日記上寫著：「我的愛情是由我來判斷，我必須選擇和拒絕。」我選擇了他，拒絕了那群卑躬屈膝沒有脊椎骨的男性。我已經找到了一個人，找到了一個在他面前我要垂下眼睛的人。從此，日日繼夜夜我咀嚼著他的名字。

「記不記得妳剛來學校的模樣？」他捏了捏我的手，眸子露出愛憐、歉疚的清輝。

「嗯，那時眞是個小鬼。」我笑得有點澀。

二年前剛從北海岸來到台中，髮間猶黏著海風的鹹味，臉頰還烙著海濱艷陽的掌印。正是寒流季節，二年後我卻是一個十分之一的媽媽，在馳往扼殺小生命的旅途上。

火車不停的顚震，雨水順著車窗玻璃蜿蜒而下。

火車奔跑著——

轟隆轟隆交疊錯綜地把我拖入一泡泡的混亂。

他把裝麪包的紙袋揉縐再攤開，攤開又揉縐。

那一晚當我告訴他我懷孕時，他戛然停止脚步，蒼白的臉在水銀燈下扭曲得變形，不停地揉弄著手帕，彷彿如此便可抑止殘酷事實的崩臨。

他掏出筆在滿是稜角縐紋的紙袋上胡亂地塗寫，只見上面歪歪斜斜地

寫著：

亂雨上下落，
針風縱橫走；
葉已枯，花正瘦，
親情、愛戀、愁絮雜然上心頭。

他別過頭望著窗外無休無止無休的雨絲，眉宇之際沈澱著一層層的陰影我推了推他的手肘衝著他笑，試圖沖淡晦黯的氣氛，可是得到的結果只是悽悽苦笑對著悽悽苦笑。原來慾情與痛苦是連結著這麼近、這麼緊、這麼貼切。

———跨越界限的慾情是痛苦的催化劑。

那是一個月亮躲在雲後，火花在樹顛跳躍的夜晚，他用眼睛注視著我、釘住我、迷住我、征服住我，他在沈默中支配了我，我感覺到一陣虛軟、暈眩……。

星星一個個經過窗口外的天空。

星座改變了位置。

意外地，一個小生命無聲無息地開始滋長，那是一種強烈震撼神經的感受。我還是個小女孩，一個還會在媽媽面前撒嬌的小女孩，竟會是另一個生命的孕育者，而這小生命並未接受過婚姻的認可，我們是無法保有他；我們仍是學生、我們太年輕、我們無法正視別人的眼光、也無法在此時此地攜手走向地毯的那一端，只好屈服於殘酷現實之下走向我們不願意但不得不走的路。

他拂了拂我額前垂下的黑髮：「妳先睡一下，到台南還有段路呢！」

「嗯！」

我閤上眼睛，卻壓抑不住對即將面臨手術枱所感到的恐懼，也平服不了對將失去小生命的悲哀和無奈。

媽！

喔！如果讓爸曉得了，我知道一個大巴掌會落在我臉頰上，就像高三時誆著爸媽偷偷去參加舞會回來時一樣。

手術枱、手術刀、鑷子，白森森地閃著光。

哦！不要，不要！……

一陣陣恐懼像一條條毛蟲乍然躍出，不斷地吞噬我的心，咬噬我的神經。

我很想哭，但我不能哭。

火車輾過嘉南平原，跨越北回歸線，台南一寸一寸的近了。

———台南到了！

在寒流季節裡，這古城如意料中地並沒有以溫暖的陽光迎接我們，有的只是濕漓漓、陰沈沈的街道長臂冷然地對著我們揮舞。我們按址找到了他朋友的醫院，一座古式建築透出絲絲的寒氣，我不禁湧起了陣陣的戰慄，那體內流著我們的血、灌注著他的智慧、蘊含著可愛笑容的小生命，即將斷損在這裡，我猛一轉身想折回台中，可是現實像不帶感情的劊子手逼著我踏入醫院的大門。

一股濃烈的藥水蒸氣親熱地迎了上來，胃急遽地打個翻滾，喉頭一片酸熱，深邃陰暗的走廊忽地搖曳起來，我拊住胸口，跌坐在沙發椅上，他慌亂地替我搥背。

雨絲還是慢吞吞地飄著，飄著……。

一隻小狗孤伶伶地在騎樓下顫抖。

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冰冷的手掌透出絲絲寒意。

冷——，冷……。

手術室蒼白的嚇人，白色的牆、白色的天花板、白色的醫生、白色的護士加上泛白的臉龐映著窗外白色的雨珠。迷茫呼喚著迷茫回答著迷茫。

「小姐，請上來。」護士小姐指著手術枱，帶著一種半命令式的口氣說。眼睛同時向上一翻，白珠透出似





是譏誚的寒光。

我惶亂地踏著手術枱旁的小板櫈上了去。

躺在手術枱上，仰望著天花板，只能聽著我那顆在疲倦和悲傷中跳動的心，絕望地任他們作手術前的處理。二個護士正在掀動著鑷子、擴張器、藥水瓶，醫生則正由一個護士幫著他穿手術衣，臉上木然的表情恰似廟裡的神像，擠不出一滴感情。

我知道他們將刮吸出那無辜的小生命，一陣陣恐懼感像台中港外的浪潮，一波波地襲著我；他一定等在手術房外焦急地踱步著；懷內的小生命卻懵懂地等待最後的宣判；我們竟是那樣地無助、悽涼。我睜大眼睛，左眼倒映著那蠕動的小生命，右眼倒映著踱步的他，倏地交錯成一片，重重疊疊離離散散，眼眶不知何時已溢滿了即將搓滾成珠的淚水。

醫生替我打麻醉針，針尖刺痛了我的肌膚，也震醒了我的理智。一霎時我知道我的思想將交給麻醉劑，我的心交給空白虛幻，手交給護士，掩閉的雙眼整個託付給蒼白的手術房，小生命交給了醫生，而小生命他是無辜的，我、他、醫生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決定他的命運！我想掙扎、逃脫，一陣暈眩擊倒了我……。

像是一場混亂灰暗毫無色彩的噩夢，悄悄地退去；窗外的雨滴落在高大的椰子樹上。……

淅瀝；惘茫。淅瀝；惘茫。淅瀝；；惘茫。……椰子樹應合雨絲一聲聲對吟著。

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竟那樣平靜，我沒有哭！只感到一份無法克服的哀愁慢慢地降下撒在心頭。我是應該哭的，我怎能安心地甩掉他而不悲傷呢？我無法離開他而心靈不負傷。我吐了！吐掉身上的一切罪惡。我迷惑了！難道蒼鷹得孤獨地飛掠太陽，不帶他的巢。

過去！過去就像燃燒過後的冥紙，等著風來揚起，一片片、一絲絲搖搖晃晃地吹散。那應有的，不應有的、快樂的、哀愁的、蒼白的、泛黃的……。

心空蕩蕩地，脚下踩著一灘灘的雨水也惶惶地。

明天將會有太陽，我也得繼續生活下去。

地球仍正常地自轉，我也得快樂起來。

